

江苏淮安韩信城遗址调查试掘 与文化性质再认识

淮安市博物馆

内容提要:韩信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及出土文物的研究表明:韩信城不是汉代建筑,城之所在应该是韩信出生的地方;韩信城在北宋时期为淮东转运枢纽,金元时期为军事重镇。

关键词:韩信城遗址 调查试掘 文化性质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一 概况

韩信城位于淮安市清浦区城南乡西境,北濒里运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南望韩母墓。现有曹庄、谷庄、小李庄、陈庄、郭庄、小闸、戴庄等 7 个自然村。遗址南部与西部有乡级水泥路 2 条,东部为新筑的韩侯大道,西南 4 公里为淮阴区码头镇,秦时始置淮阴县治于此(图一)。北宋《太平寰宇记》云:“信本此县人,其冢宅处所并存,后受封为侯,因筑此城。”清咸丰《清河县志·图说》对韩信城的所在位置及城垣形制作了基本构画。民国时期,张熙侯先生在《淮阴风土记》中记述:“河北又一里,过韩信城,土阜绵连,四周拱抱,略存形迹。”但现在地面上所见的韩信城仅存南城墙 500 多米,大部分城垣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因平整土地和砖窑取土被毁灭。北城垣在 1958 年开挖京杭大运河两淮段新航道时,被基本破坏或堙没。遗址现存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1987 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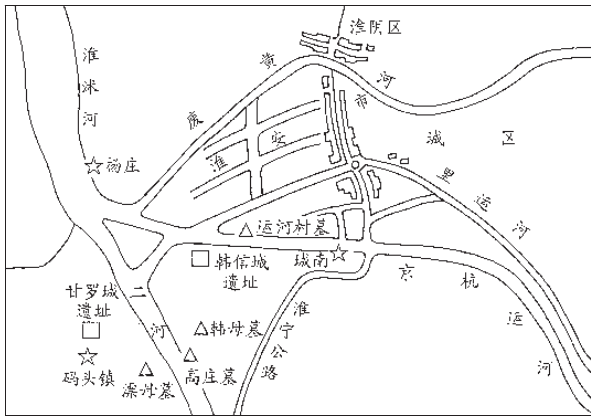
二 工作经过

为配合韩侯大道工程建设,淮安市考古队于2005年12月20日~2006年1月27日,对韩信城遗址的东部进行了初步调查与勘探。勘探的重点选择在韩城村排灌渠的南端,此地为南城垣最高点,原始地貌保存较好。调查勘探结束后,我们对史志记载的韩信城建造年代提出了质疑。因政府建设工程的需要,2007年10月8日~12月10日,考古队再次对韩信城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此次勘探发现了东、南、西三面内城垣遗迹,基本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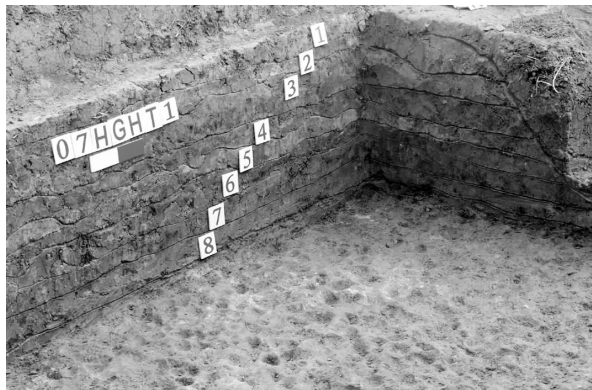
清内外城垣的分布范围。为揭示城垣结构,在内外城垣上开挖了4条探沟。另外,在郭庄以东约5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进行重点钻探。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对韩信城遗址的原有面积与建造年代及文化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三 城垣总体平面布局

经调查钻探,韩信城四周城墙分内外两道,平面呈“回”字形,与清咸丰《清河县志·图说》描绘的形制相符。两城垣平行对峙,间距相等,相隔 80 米左右。内城外有一条护城河,宽度为 8 米左右,深约 4 米。根据钻探实测,外城墙仅存南垣与东垣部分遗迹,底部宽度 65~68、高 6 米左右。内城墙尚有东、南、西三面残垣,以南垣保存较好。东西二垣底部的最大宽度为 54 米,南垣与东垣连接处最大宽度为 72 米(此段属于城墙的马面部分),高度亦在 6 米左右。内城垣里外两侧,距地表 3 米左右普



图一// 韩信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探沟 TG1 一角

遍发现包砖墙,墙体内外扎众多的木桩。南外垣与内城东西二垣均发现有城门(北城门覆盖在河堤下),门道宽度为 15~20 米。从东、南、西三处城门所在位置看,城门不是设在城垣部位。根据城垣的布局,内城东西长 1000、南北宽 800 米;外城东西长 1275、南北宽 1085 米,总体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以南门向北为中轴线,城址方向为北偏西 20°。

四 试掘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墙的堆筑情况及年代,在内城东墙与外城南墙各开两条探沟。TG1、TG2 因积水严重未能发掘见底,仅结合洛阳铲来探测墙体的高度。

1. TG1

位于内城东墙北部,沿城墙内侧布挖 10×2 米的探沟,城垣的上部已被改造成沟渠。揭去沟埂的表土即见黄褐色的夯土。沿沟渠底部下挖 1.5 米均为黄褐色夹灰白色的夯土层,夯层厚度 12~14 厘米。夯窝都很密集,直径在 3~5、深 1.5~2.5 厘米。夯面铺洒有草木灰、炭屑等(图二)。地层中夹杂不少青砖碎块、宋代影青刻花碗瓷片。在距沟面 1 米深处,露出尖顶向上的木桩。根据小闸村西内垣出土的木桩看,这类建筑木桩(又称木筋),一般为整根木料,长 2.5 米左右,上尖下粗,埋在夯土层里起到加固墙体的作用。此段城垣所探高度在 6 米左右。

2. TG2

位于 TG1 南 40 米,同布 10×2 米的探沟。上层土质松软,下挖 1.5 米左右,土质逐渐坚硬,仍为黄白相间的花土,包含的青砖碎块较多,为宋时铭文砖,辨认字样有“司”、“前”、“锐”、“城”等。

3. TG3

位于南城垣外墙东部,距韩城村排灌渠东边土路 15 米。表土层下即暴露出夯土,共分 9 层,南壁至 6.25 米深处见原生土。

4. TG4

位于南城垣外墙西部,距南城门外西侧 100 米,城垣上部破坏严重,清除地表扰乱层后即显露出城墙的夯土层。夯土层包含物以第②层最多,出土有大量的陶瓷残片等。

五 出土遗物

(一) 采集遗物

元代窖藏瓷器 1982 年 2 月在南城垣内出土,共计 14 件。主要是元代磁州窑和龙泉窑的产品,以鱼藻纹孔雀绿釉大盆和刻花莲瓣碗及盏托最为精美,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1](图三)。

宋代铭文砖 2005 年 12 月在谷庄与小闸村采集,共 100 多件,皆为内城南垣出土。砖一般长 36、宽 18、厚 6.5 厘米。铭文均为模印阳文,印在砖的端面,文字方向有右书、纵书二种。铭文有“淮东运司”、“转运司城砖”、“高邮城砖”、“江都烧造”、“镇江中军”、“镇江敢勇军砖”、“镇江游奕军”、“□□锐军”、“窑户孙七”、“冯窑”、“陈元”、“四”、“五”等(图四)。

宋代井砖 2007 年 11 月在郭庄采集,共计 15 件。为内城区古井出土。砖为扁弧形,前端有凸榫,后端有长方形小孔,外弧长 30、宽 14、厚 4 厘米。两砖相合,井腔一周由 10 块砖拼成,井圈内径 88 厘米(图五)。

(二) 探沟遗物

韩信城遗址 4 条探沟出土了陶瓷碎片和砖块瓦砾及其它标本共计 1220 件。陶瓷标本的年代最早为唐代,最晚为元代。窑系有吉州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寿州窑、定州窑等。陶质器以灰黑陶为主,常见器物有盆、罐、缸、钵、瓮、坛等。丰富的出土遗物对考证外城墙的建造年代提供了依据。现将部分遗物介绍如下。

青白釉瓷片 8 件。TG3:⑤:1 为盏残片,内外施釉,芒口,内壁印花,口沿下饰回字纹(图三:3),为宋代景德镇产品。

青釉瓷片 116 件。TG3:⑤:9 为斜腹,圈足,底心鼓突,灰白胎,碗心刻莲花纹(图三:8)。TG3:⑤:10 为敞口,斜腹,灰白胎,内壁刻花(图三:2),均系龙泉窑元代产品,以碗残片为主。

黑釉瓷片 3 件。TG3:⑤:32 为小罐残片,直口,鼓腹,肩腹有弦纹,鸡心内凹成圈足,里外施黑釉,腹底露灰胎(图三:7)。为吉州窑元代产品。

青釉瓷片 93 件。

TG4:②:1 为碗底残件,斜腹,矮圈足,底部敦厚,碗心刻莲花纹(图三:9); TG4:②:52 为敞口,斜腹,外壁刻莲瓣纹(图三:4); TG4:④:58 为碗底残件,矮圈足,底部厚实,碗心刻“金玉满堂”印章(图三:12)。3 件均施青黄釉,系元代龙泉窑产品。TG4:④:65 为敞口,斜腹,圈足,鸡心底,灰白胎(图三:11)。TG4:④:66 为内壁刻花碗,釉色青淡(图三:5)。

酱釉硬陶片 86 件。

TG4:②:82 为碗底残片,斜腹,圈足、弧底,碗心印“喜”字。为元代民窑产品(图三:10)。

青白釉瓷片 26 件。

TG4:④:16 为碗底残片,斜腹,饼形足,底墨书“盛”字,内壁及碗心饰细密的篦划纹(图三:13)。为北宋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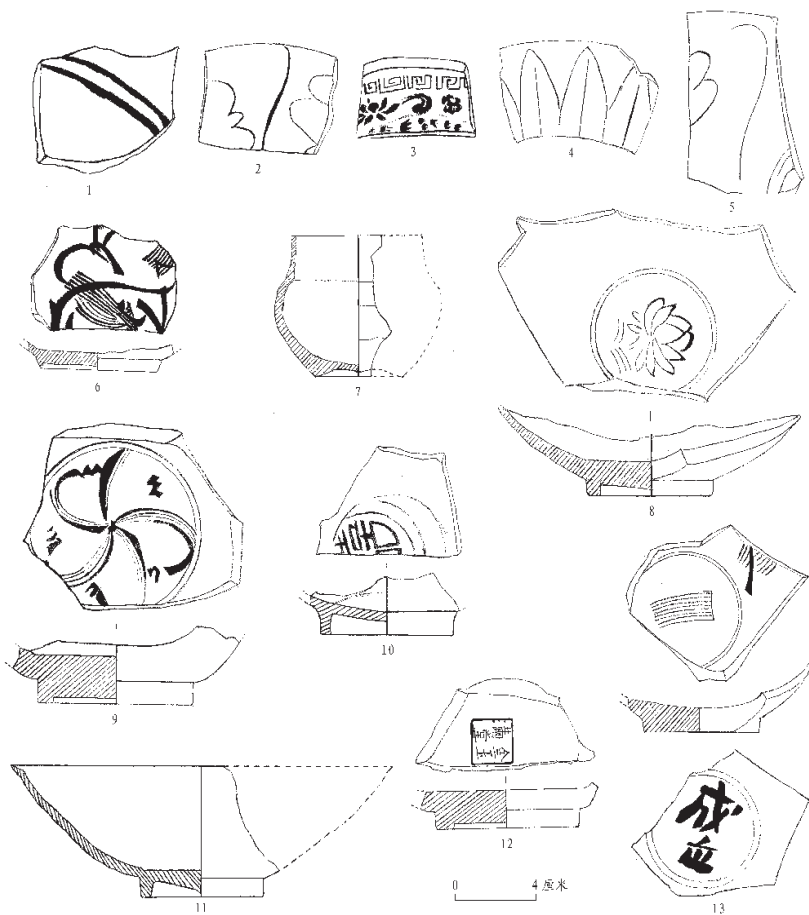
钱币 12 枚。其中 10 枚锈蚀严重,似南宋折二铁钱。另有 2 枚铜钱为小平钱: TG4:②n:1 为唐代开元通宝; TG4:②n:2 为北宋元丰通宝(图六:1、2)。

六 年代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对内外城垣的建造年代进行初步考证。

1、内城垣的建造年代为宋代。依据是东城垣 TG1、TG2 夯土层中仅见宋代陶瓷碎片与砖块瓦砾。城垣两侧出土的包墙砖均为宋代铭文砖,与扬州宋大城出土铭文砖基本相同^[2]。另外,村民在内城区郭庄挖掘到砖砌的古井,据当地老人说,像这样榫合结构的砖井在韩信城地下发现不少,俗称 72 口井。用这种弧形砖砌的井,在宋井中是较典型的。在扬州东门外瓮城遗址城壕内与楚州入海水道周杨村宋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3]。

2、外城垣的建造年代基本可以界定在宋末元



图三// 韩信城遗址出土宋元瓷器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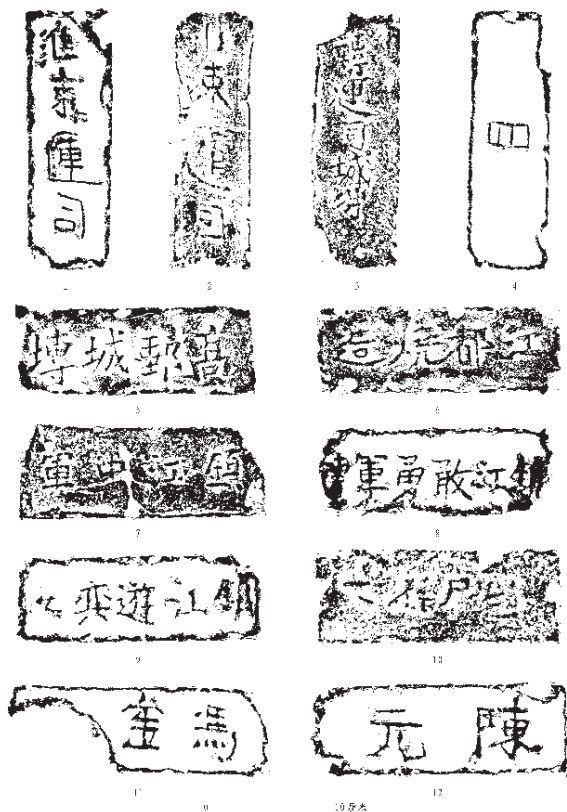
1. 白釉褐彩碗(TG2:②) 2. 青瓷刻花碗(TG3:⑤:10) 3. 影青印花盏(TG3:⑤:1) 4. 青瓷莲瓣纹碗(TG4:②:52) 5. 青瓷刻花碗(TG4:④:66) 6. 影青刻花碗(TG1:②) 7. 黑釉小罐(TG3:⑤:32) 8. 青瓷刻花碗(TG3:⑤:9) 9. 青瓷刻花碗(TG4:②:①) 10. 酱釉喜字碗(TG4:②:82) 11. 青瓷碗(TG4:④:65) 12. 青瓷碗(TG4:④:58) 13. 影青刻花碗(TG4:④:16)

初。依据是南城垣 TG3、TG4 夯土层中最晚包含遗物为元代,且占较大的比例。在 1000 多件标本中,除少量的唐瓷外,无一件汉代遗物。查阅淮安市博物馆藏品档案,从 1979~1989 年,在韩信城遗址外城垣出土的 26 件器物中绝大多数为元代遗物。

七 文化性质再认识

1. 韩信城不是汉代建筑

根据钻探试掘,可以基本确认韩信城遗址外城郭为元代建筑,内城垣为宋时建筑,所谓的 72 口水井,也是宋元遗存。我们认为《太平寰宇记》记载的韩信“后受封为侯,因筑此城”,可能指的是“甘罗城”(今淮阴区码头镇北)。《淮阴志征访稿》古迹篇中亦有“甘罗城即韩信城”之说。在淮阴、清浦二区,与秦汉时期相关的城址,惟有甘罗城。从



图四// 韩信城遗址内城铭文砖拓本

- 1~2. 淮东运司 3. 转运司城砖 4. 四 5. 高邮城砖
6. 江都烧造 7. 镇江中军 8. 镇江敢勇军砖
9. 镇江游奕□ 10. 窑户孙七 11. 冯窑 12. 陈元

文献史料分析,韩信被徙封为淮阴侯以后,闲居长安,编次兵书,著作兵法,修订律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此时,韩信已是大权旁落,疏于朝政,又怎敢瞒着汉王在自己的老家筑起城来。再者,屯兵筑城系国家大事,汉高祖也不会轻易允诺。由此可见,韩信城为韩信所筑,纯属民间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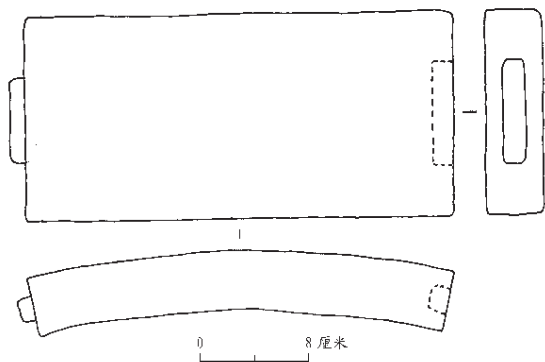
2. 韩信城包括八里庄

八里庄地名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何谓“八里庄”?是因为该庄位于淮阴故城东北八里。现韩信城遗址距淮阴区码头镇正好八里。那为什么八里庄的地名会在明代以后史籍中销声匿迹呢?这是因为宋末元初逐步被新城县地名取代,此时的八里庄已囊括在城区范围了。元末城废。到了明代,又被韩信城地名替代。明万历《淮安府志》云:“新城者筑于宋时,或以韩信城当之。”明代诗人杨茂、蔡昂写的《过韩信城》诗也可以引证^[4]。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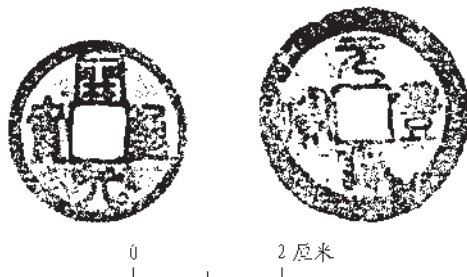
清时期,这里已是城荒人稀,景象萧瑟,连绵的城垣已成为安葬死者的坟地。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宋元时期的城垣建置,没有农庄变为县治的历史更变,八里庄的地名也就不会被韩信城所替代。

3. 韩信城应是韩信的出生地

明代人为什么要把新城县改为韩信城?就是根据史料所述:韩信出生于八里庄一带。南宋《舆地纪胜》云:“韩王庄在淮阴县东北,与庙驷铺相连,西接八里庄,自昔相传以为韩侯生于此。”查阅《史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史书,都有关于韩母墓地理位置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圈定韩信出生地应在清江浦与码头镇之间。我们知道码头镇有座甘罗城,为战国至秦汉郡、县治所在地。统治一方的达官显贵死后葬身于何处?按照古代墓葬风水观念,墓地必然要选择高敞处。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我们确认淮阴区码头镇以东即现在清浦区城南乡西境与武墩镇北境,为战国至秦汉的重要墓葬区。《清河县志·图说》所描绘的众多高墩,均为贵族陵墓。《史记》载:韩信“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既说明韩信家境虽然贫寒,但人穷志不短,其母死后,仍将其母安葬于“形胜佳穴”之地;又可以说说明八里庄旧墟地势卑下,濒临古沙河畔,韩信才



图五// 宋代井砖



图六// 钱币拓本

1. 开元通宝 2. 元丰通宝

要“行营高敞地”。再者,《太平寰宇记》云:“信本此县人,其冢宅处所并存”,正说明韩母墓与韩信故居相距不远。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韩信城南有韩母墓(又名青狗墩)、北有龚家墩、西有漂母墓(又名泰山墩),能与这三座高冢相邻的村庄当属八里庄了。根据上述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韩信的出生地应该限定在现在的韩信城遗址范围内。

4. 韩信城在北宋时期为淮东转运枢纽

韩信城遗址出土大量带有铭文的城砖,地名有“淮东”、“高邮”、“江都”、“镇江”等;官署名称有“转运司”、“中军”、“锐军”等,这对我们考证韩信城的始建年代及文化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淮东、淮水之东,按淮扬一带之地,皆为淮东,宋时,置淮东路。淮东自古就是漕运要津。到了北宋,漕运也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极盛时期,最高年漕粮达800万石。主持天下漕务的称发运司,发运使地位很高,仅低于宰相和枢密使。在地方设转运使和副使,淮南转运使的官署就设在淮安(今楚州),初置副使两员。《宋史·乔维岳传》载:“太平兴国中,为淮南转运副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惧覆溺。维岳规划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雍熙年间(985~987年),乔维岳开通了这条两淮段运河(现称里运河)。当时,沙河岸上闸坝次第,帆樯林立。韩信城地处里运河南岸,西接磨盘口,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逐渐繁荣起来,遂成淮东运河的转运枢纽。由此推论,当时的内城可能就是存放漕运物资的仓储基地。

5. 韩信城在金元时期为军事重镇

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与韩信城隔河相望的淮泗交汇处——清口,时为金人占据。《续资治通鉴》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右朝奉郎,通州楚州徐宗偃遣镇江都统制刘锜书云:‘今欲保长江,必先守淮,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

庄,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锐控扼,万一有缓急,顷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两淮之民悉为其用,则高邮、广陵,岂是以捍其冲?’”在韩信城出土的铭文中,见有“镇江中军”、“镇江敢勇军”、“镇江游奕军”、“□□锐军”等称谓,内容大都与军队建制有关。尔后,宋军在此屯兵拒敌,并于嘉定七年(1214年)迁相距八里的淮阴县治于此。宋咸淳五年(1269年)易置新城县,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并入山阳县。迄至元代,韩信城一直为控扼之所、兵家必争之地。元末张士诚兵起,褚不华令刘甲守此,为淮安屏障,后韩信城陷,淮安亦陷。

(先后参加调查试掘的人员有孙玉军、王剑、尹增淮、包立山、胡兵、刘光亮、祁小东等。南京博物院李则斌先生对此次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陕西宝鸡钻探技工刘显谋、张志军,淮安市建筑设计院勘探技工黄善刚等4人,楚州区钎探技工曹寿明等3人都为此次勘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谢忱。)

执笔者:尹增淮 刘光亮

[1] 王剑:《淮阴市韩城发现元代瓷器窖藏》,《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扬州宋大城北门水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12期。

[3] 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文物》1979年第9期。

[4] 杨茂:《过韩信城》诗曰:“韩信荒城堆堞隳,当时功业已成非。假王本为安齐计,踞足翻成赤族机。草昧尚知尊汉主,太平焉肯助陈豨。至今淮水潺湲处,犹带哀声送落晖。”蔡昂:《韩信城》诗曰:“汉家司晨鸡用牝,真主南行将星殒。苍凉故国吊遗踪,落日清淮去无尽。王孙不归城亦荒,沙头草树纷成行。尚有千里不平气,化为双剑腾青苍。”

Investigation Excavation of Hanxin City in Huai'an, Jiangsu an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Its Cultural Nature

Huai'an Museum

Abstract: A research on Hanxin relic, Huai'an, which includes overall layout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excavated objects has proved that the ancient city was not built in Han Dynasty, and it should be the place where Hanxin was born. It also proved that the ancient city once as a transit hub of East Huai area in Beisong Dynasty, and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t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strategic place.

Key words: the Relics of Hanxin city; investigation excavation; the nature of culture